

民國藝文

論學

中國習慣法論

(十三續) (胡祥安)

第一章 人民

一 身體之自由

古者罪人不孥一人犯罪不得連捕拘禁審問則犯罪者之家族則無罪者不得連捕拘禁審問則更不待言自秦文公二十年初有罪三黃之法自是以來民命日賤漢承秦敝雖不能悉革秦制而對於人民之身體則保障之不足精力運衰會繼歐曰法合度遠所以禁禁止邪也豈者民之大命或或不奉法令以苛察以刻以明令無罪者失職其情之宜帝下罪無罪者之民不可不察矣曰罪者能知者不無死者不無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巧心行律一臨深澤不平培尊飾非者二千石各察官服勿用此人可知漢時官廷實不依法虐人民矣然人主每每警戒之甚且免其官則是人民之身體依然可貴也更有說之童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所貴人為貴者必身體有自由之權不為官吏所侵而得自由者官更得不依法律可以逮捕拘禁問罪則不自由矣不自由何能貴孟子曰保民而王保民者即保障人民身體之自由故官吏苟侵犯人民之身體保障之三代以前保障之在於刑法三代以後保障之在於法律法律語語不足為人民之保障則大亂起而王位傾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手足無所措則事不可為何險不可言也老子曰不殺不奈何以死之彼隨處皆拘捕審問處罰人民以示威者果足以使人民畏而服乎 (未完)

論詩

致爽軒詩話

(八) (高君定)

自黃公度將戰警等好以新名詞新學說入詩文自謂別開生面後進效之漸成惡習蓋因在當時清談最盛故也次下筆時不免亦有能推陳出新而歸於舊者則由古杖履之功深也反杜詩別云與子結綉紅燭明房房影當窗別離一歸婦言庸可認記取直長登第值惟性國難移難忘室守妻子大局淪可恨我非男兒夢魂飛戰場當當封侯不成為國難去好自為營家威光莫將兒女淚愁折石腸(征婦語征夫)又初識論香便東戎馬丈夫能從戎粉黛亦生光國民各有任男女無低昂子一尊酒離子母相忘紅飛十字旗快更愛愛同胞赴國難子為庚庚創柔特與戰血流而淋漓壯士志士臨難起飛戰場婦人在軍中兵氣日以勇力挽一沈女雄圖國難用由國難蓋不可量一征夫語征婦)

詩錄

懷人 (二續) (姚錦輝)

芝蘭東坡夢餘餘高樓貴氣見眉輝
轉者最是在隨車與感後不如(未
古徵丈)
婦人尚齒收機心首先生推雅風絕
德酒開樽燭外飛書脫手筆如龍 耿
伯齊丈)
北國雲白鹿看關山秦關苦恨乳
驢日恨共餘臨別作江郎真子人(子
右任)
相憶家人近十年元龍冠上上林臨
公自審無餘載斯德有遺賢(楊
了公文)
忍鐵寒字苦圍圍刺刺刺名嶺山我
亦世人皆欲殺屋梁何日夢中還(吳
遇春)
書生荷帶中年作字詩世世傳苦
世世傳苦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白華)

詞錄

渡江雲

北山山次果長嶺
(周伯孫)
幾番漲雨遠江山第一高處霞紅舟
帆亦又去兩岸湖平落葉秋風長天
萬里乾坤小梅日難窮甘想見見郎人
物千古竟英雄 蓬空 浪波吞口預聞
扶筇難渡溪邊遠不住金爐雙影
答殘劍刺磨銀石若花傷榮綠開倚
孤舟腸斷否年年應到哀

筆記

燕居勝語 (二) (周野鶴)

偶見陶子致數詩成佳如清雲清露
習靜 懸窗屋簷竹幽花共一靈虫遠似
遺著字會言如譯貝多書忘忘忘
惟生貴德去君君見物初莫莫莫成
底事世間得失有幾除久病書雲云功
名已似蟻絲高貴還同塵埃嗚呼萬事
有無常則九原可作意誰歸古人冷
淡今人笑去日難離來日非使仰悲涼

運告告衆人候子進堂堂七尺堂行
生存彼爭方自發遺棄山觀非男兒始
臥臥未有子臨得得一女未幾亦而
烈烈遂從容引決矣故詩有寶血皆
云云

民國藝文

論學

中國習慣法論

(十四續) (胡祥安)

第二章 人民

一 身體之自由

夫以非法干涉人身之自由人民之力則受之人民之力強則抵抗之民力無窮之策素流以法暴民以道者必有屈伏之一日所以古之入者每不致虐民以示威爾貴履屐委子以之謂者則刑以錐仲尼以之說趙鞅秦并六國毀生之法滅諸侯之官專任刑罰刑極文墨查爾豈夜理表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奇拜生腐衣素造倒閉或市天下愁怨憤而叛之夫刑重則不依法律官吏得上下其手四緣為好人民之身體無法保障惟有起而自衛自衛者華人之所謂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臣且如此民更可知不依法律隨意暴虐人民或逮捕之或拘禁之或審問之或處罰之則是視人民之身體或土芥之不若矣人民起而與君為寇仇非好亂也實保障身體之自由迫而不得不然也據以上而觀人民之身體非安法律不得也均均禁禁則實古今中外之通義雖有暴虐之君不依此道義以行者人民之權力必能使之國之元首遵守此道義之範圍蓋違背此道義者其守職守此道義者其常人民身體有自由之權非中國習慣法而莫從外者乎或曰唐虞三代之時敬慎刑事以重人民固已蓋法以下之暴君若更殘虐囚辰非至民不堪命之時終無有起而反抗者雖虐民必自虐然人民之損失不已多乎應之曰然雖然說自秦始改立憲為專制人民身體之自由頓然失所保障而人貴之道終不可法二千年來人民不許官民之非法逮捕拘禁審問處罰猶得此最後之手以保障之宋始非古聖之學說澄澈於心成爲

習慣雖甚專制之主終不能賤人以病尊識記隨行若云隨者可理而不可割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對而不可辱也自尊如此豈受暴君汚吏非法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而氣飲哉

(本節已完本章未完)

論詩

致爽軒詩話 (九)

(高君亮)

從兄南陔少壯勤學與蔡從昆季友愛最篤金年幼偶與嬉戲而已晚年得狂疾沈河而死遺編無存思之輒流當兒病前讀餘韻賦詩亦以詩有思小窟云零星雜效拾遺錄非計我問醫生云破曉不可免金當當時新學藩子以文字學致革命願行得無復思破曉康雅集時鮮不為曉村南山之續也詩亦有其意而却說得纏綿且明係致革命而非致革命蓋致政之謂也革命以救亡耳若君為致政之謂則已二百餘年獨不能得與致政南陔又有致政詩云成子百來想幾稀米微身大可憐血肉布麻真善處看他個個便淘是惡業人語

詩錄

懷人 (二首) (姚菊雅)

佛耶詩讀自覽寒金石磨磨本國苦
憶酒各無語殘衫破帽此江干一費
獨
鐘韻因知裂道心酒面吐語自深官
香勾當無餘事重兼深遠更時吟「閱
獨步」
道真仙去竹筠芳畫境詩情兩自保自
別張師高談誠笑荷潭畔立斜陽「張
琢成」
出處何人學吾曹秋來酒亦蕭條將
軍神肉體休惜高路花到此百「宇
顯遠」
誰談秋色比誰生軍旅助氣晴平夜
手推頭看記者處肩斗酒在荒城「沈
葆義」

新 世 界 西 斜 對 面

